



今日论语

人民日报记者近日探访辽宁贵州两地,观察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如何严格落实。

探访发现,随着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随机抽查比例从3%-5%提高至10%,贵州在落实时启用了“身份证电脑摇号”、“十余个部门参与核对信息”等有针对性的举措。而在辽宁,各级组织部门对936名拟提拔或重用人选进行了重点抽查,对未如实报告的26名人选暂缓任用或取消提拔资格,其中还有3人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。

新民新语

盲

孙佳音

“中国公安机关一直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,解救出无数被拐卖的妇女,并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。”黑底白字,电影《盲山》片尾的这一行字,并没能缓和此前近两个小时令人绝望的阴冷。

因为“感动河北”的乡村女教师部艳敏,关于“拐卖妇女”的讨论,两周来很是激烈。于是,我翻找出电影《嫁给大山的女人》,想要看个究竟。可惜,这个被涂脂抹粉的故事,叫我这样一个完全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,都觉得披红挂彩,颠倒黑白。

后来,有人给我推荐了李杨导演的《盲山》。不太知道这部电影,倒是看过李杨的另一部作品《盲井》,深刻、写实,叫人印象深刻的是遍布镜头的那种视而不见的“盲”。

《盲山》亦如此。最叫人疼痛的,不是一个被拐女大学生数番自杀,反复逃跑未遂的无望抗争;不是她为了筹措路费把自己四十块钱一次“卖给”杂货店老板的无奈哀伤;甚至不是毫无法律常识的村民面对解救民警的隐瞒、阻挠、谩骂和殴打。而是,盲。

不对,村民并不是“毫无法律常识”,只是缺乏对法律的敬畏,知法犯法。买下白雪梅的“公公”说,“你走了我的钱找谁去”;“婆婆”劝她,“女子,嫁谁都得嫁”;“丈夫”黄德贵面对可能犯法的提醒,呵斥道:“坐牢牢,谁家媳妇不花钱,我花钱了就是我的女人。”然后粗暴地强奸了她。

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大部分电影参演者对这些都已习以为常,正是这种完全真实的环境和反应,再加上“平实”的拍摄手法,让无法呐喊也动弹不得的绝望,以及视而不见的盲,贯穿始终。

电影最后,在警察的帮助下,白雪梅艰难地逃出了山村。但,在法治新闻里,白雪梅们或许没那么幸运。在无尽的绝望里,她们有的用硫酸泼向了兄嫂的孩子,被判死缓;有的拿起了菜刀,一刀砍向了那个强奸她的男人。

法治节目总是,像我的小伙伴一样苦口婆心,强调“法律之威,在有罪必惩”,在总结一个个血泪故事的时候。但,居然还有那么多人,要用“感动”来绑架部艳敏们。

唉,盲。

干部申报制如何严格落实

赵勇

与此相关的一则新闻是:去年11月,江苏在全国率先明确提出“凡提必核”,至今年7月底,已有39名拟提拔干部因瞒报个人事项被暂缓任用或取消资格,其中2人被移送纪检监察机关。

随着抽查比例的提高及“领导干部因瞒报个人事项被处理”的消息不断出现,作为监督领导干部重要手段的个人事项申报制度越来越刚性化,这是大家都乐于看到的好现象。

但同样需要看到的是,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,比如人民日报记者在探访中就发现,地方期待干部信息全国联网,以实现无障碍

核实。当然,需要完善的不光是领导干部信息联网,鼓励地方上创新,并结合创新经验,加速形成更具威慑力、覆盖面更广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,尤为重要。

比如去年11月江苏率先提出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“凡提必核”,效果立竿见影;今年1月,中组部就在全中国范围内推广了“凡提必核”。接下来,地方上肯定不乏江苏这样吃螃蟹的举措,如果都能以这种雷厉风行的速度全国推广,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的篱笆必然会以惊人的速度扎得越来越紧。

再比如,辽宁对936名拟提

拔或重用人选的重点抽查表明,瞒报事项多集中在因私出国(境)、配偶子女移居国(境)外、房产、股票基金、投资等方面,那么,能否对比一下其他地方的抽查结果,如果大同小异,是否可以考虑在这些高风险领域重点核查并形成常态机制?

再有就是,各地政府机构的信息联网水平不一,核查能力有高有低,那么,可以鼓励核查手段比较先进的地方提高抽查比例,而不仅仅局限于10%。至于早就有专家提出的“提高瞒报处罚力度”,也应该完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重点考虑的选项。

免收账户管理费不能“打埋伏”

日报观点

国家去年出台规定,明确要求银行为客户提供一个免收账户管理费和年费的账户。然而一年来,许多银行“你不问,我不说”“你不主动申请,我就继续收费”,令便民利民的好政策执行不到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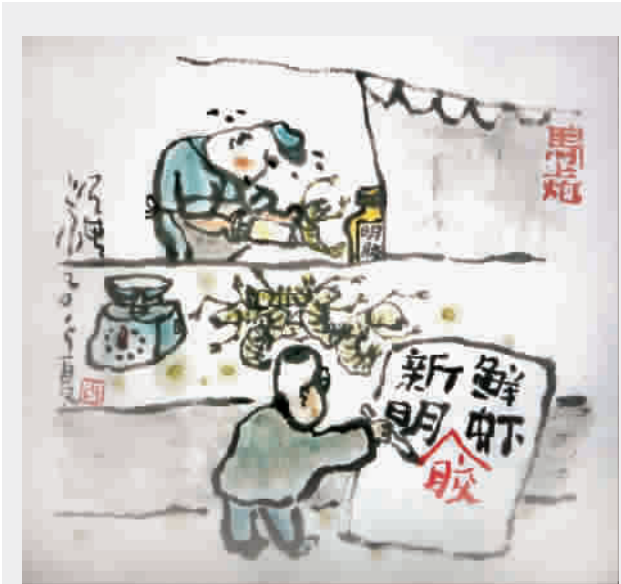
去年2月,国家发改委、银监会发布通知,规定商业银行应根据客户申请,为其提供一个免收账户管理费和年费的账户,通知于2014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。

实施一年来,落实情况不乐观。由于信息公开、政策实施不到位,民众普遍对这项政策不清楚、不了解。一些银行,尤其是国有大行,利用政策中“根据客户申请”选择“隐而不言”,缺乏任何主动的通知和宣传,也没有对办理业务的客户进行提醒;有些银行虽然在网站和宣传栏进行公示,但并不醒目。相比推广信用卡、理财产品时的主动和热情,落实优惠政策实在过于安静。

理性来看,银行“打埋伏”的行为并不一定违规,但真心诚意为客户着想,企业才能走得更远。不能一面天天宣传“为客户带来更好的体验”,一面在免除账户管理费和年费的问题上缄口不言。十元八元的费用对于客户来说,并不算一笔很大的支出,却使储

户对银行的信任受到伤害。

银行应脚踏实地为客户考虑,及时出台措施,做好通知宣传和落地,让惠民政策真真切切发挥作用。同时,管理部门也应该及时介入,针对政策落实中的不足加强规范和督导。长远看,要从根本上解决银行收费项目过滥和不透明的问题,还要靠进一步深化金融业改革,打破垄断,引入更多民间资本,倒逼行业透明度和竞争程度提升,让民众拥有更多选择权。(李思远 潘强 刊今日新华每日电讯 本报有删节)



揭你真相

报载,有不法商贩用工业明胶注入虾体内牟利,消费者须多加小心。

潘顺祺 画

自由谭

继热播电视剧《两生花》作者“唐七公子”深陷抄袭风波后,同期热播的另一部电视剧《花千骨》的作者“fresh 果果”也在微博上被热心读者曝出早期作品涉嫌大量抄袭。

两位知名女作家在荧屏上争夺收视率之余,似乎在茶余饭后的八卦频道中也想一较高下,令人感叹。

虽然“抄袭”之说只是八卦,没有法院宣判、法律仲裁之前,都是作不得数的,但正所谓无巧不成书,不约而同地闹出涉嫌抄袭事件,眼球效应强烈,影响巨大,难免让一些局外人、后来者看到了某种成功的捷径。

其实作家抄袭早已不算新闻。当年郭敬明所写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对庄羽的《圈里圈外》整体上构

成抄袭,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,也只是赔款了事。

郭敬明本人对此是拒不承认,似乎法院的判决是强加于身的污蔑。时至今日,郭总裁已经晋升为身价数亿的文化企业家,加入中国作协,经常有机会登上各大电视台的访谈节目,俨然成了新时代的青少年精神导师。他以自己的成功为当初的剽窃洗白,更为青年人刻画出一副“我勤奋努力所以可以拥有自己的小时代”的美丽图景。

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,或许就是注重结果远大于过程。当成功意味着一切,意味着没有罪责时,任何道德污点都可以在登顶后

迅速洗去。

郭敬明可算开了一个“好头”。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“于正抄袭琼瑶案”,虽然一审判决侵权,却也不得不继续在一片锣鼓声中进入第二轮角逐。可以想见,即便终审判定于正侵权,他也可以沿袭郭敬明的旧例拒不承认。而只要影视行业依旧需要于正的编剧,日后的收视率就能轻易洗刷过往的“污蔑”。

目前知识产权的维权,难就难在法律扮演的角色似乎没有多少分量。对于成功的抄袭者们来说,即便被裁定剽窃抄袭,最多也就是赔点钱财。而且走法律程序相当繁琐、耗时耗力,让一些弱势的被抄



新民随笔

手机里的逝者

高兴

在某个初夏的清晨,当我快看完一篇有关父亲给女儿的婚礼祝辞的长微信时,文末突然跳出的父亲名字,让我一下怔住了——因为我曾经有一个英年早逝的同事,名字和这位父亲一模一样。那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名字组合。

脑海里一下跳出同事的长相、神态以及声音,竟然还无比清晰。来自北方农村的他,是当时体育部门里最年轻的记者之一。

虽然我们共事时间不长,但他的努力与敬业还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比如他并不喜欢喝酒,酒量也不佳,但为了得到被采访对象的信任,在一些场合,他经常硬着头皮喝酒,最后生病,多少与此有些关联。那个时候,足球报道竞争异常激烈,而在上海他又没有任何根基。

还有一件有关他的事情同样令人记忆深刻。那是在他去世一年后的某一天,一个部门同事,居然突然接到了他手机号码打来的电话,那个部门同事当时吓得可不轻(他无意中触碰了那个去世同事的手机号码,那边再打回来的;但不知打过来的是谁)。听闻此事,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个部门同事,赶紧把他的通讯方式删除了。

后来想起一篇西方人写的文章,讨论你会不会删除你手机里逝去的朋友。其中一个观点是,当数字化社交重新构建了我们的生活之后,我们更容易通过个人博客或者朋友圈的帮助,去缅怀一个人。

的确,如果让我们主动地去追忆逝者,还是会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存在,就像我的那个同事。并且,至少,他的存在,也在提醒你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:人总是要死的——后面,你可以发散出去想通很多事情。

现代科技的进步,让你很容易地与陌生人建立一种亲密关系,反之,也可轻易地与熟人终止一种紧密联系。

罗宾·威廉姆斯过世一年后,仍有150万粉丝没有取消对他的关注;在姚贝娜最后一条微博的评论里,每天都有粉丝来和她道晚安……

删与不删,其实这是很私密的事情,与别人无关。

只是想,如果可以重新选择,我会保留他的手机号码,因为他实实在在是我人生的组成部分,尽管很小很小。

抹去他们,也意味着抹去了你的一部分。他们的存在,兴许还能帮助你在余生中更好地善待其他人。

“抄袭时代”的“成功者”

丰言

袭者望而却步。

比如今年三月爆出的娱乐明星石天琦的“抄袭门”,几个月过去也仅仅是在法律申诉上走出了第一步。何时能开庭审理,何时能一审判决,以及何时能终审了结,还需等待。

抄袭者没有认错觉悟,而社会又给与他们以“成功”来洗白的优待。如此看来,“成功”的抄袭者只会越来越多。

正如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开头所写的那样,“这是最好的时代,这是最坏的时代”——这是抄袭者“成功”的时代,这是“成功者”抄袭的时代。